

语气词“呢”的功能及其语用条件

王 亚新

日本 东洋大学名誉教授

提要：语气词“呢”基于谈话双方对某个前提命题的共识，提示与该命题有关的相应实现条件来提请对方关注或回应。“呢”句一般用于提示命题的背景条件，不用于命题宣示，也很少直接否定命题。由于“呢”提示的条件相对于命题具有静态性，因此会衍生出表示持续的解读，但这种持续不能脱离前提命题而独立使用，因此不是一个纯粹的体标记。

关键词：语气词“呢”；命题；实现条件；前景与背景；持续体标记

1. 引言

对于“呢”的功能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在继承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命题与其实现条件这一角度对“呢”在不同场景下的功能再做一些探讨，以期对“呢”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呢”作为情态标记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或立场，在语义和句法上要依附命题。不过，“呢”依附的命题不限于单句，往往会涉及一个句群或语篇，因此对“呢”的分析也需要在一个超越单句的更大的语境中进行。

关于情态有很多讨论，Palmer（2001）认为情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命题情态（propositional modality），另一类是事件情态（event modality）。前者涉及命题的真伪判断，后者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关注事件的实现方式或能力、意愿等。两类不同的情态可以针对同一个事件，换句话说，说话人根据自身的情态（态度或立场）既可以将同一个事件视为一个判断命题，也可以视为一个事件命题。

本文也将命题分为判断命题和事件命题，前者涉及命题的真伪判断及其判断逻辑或依据等，后者是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关注事件的形成过程或实现方式等。由于命题和情态的解读涉及到复杂的语用条件，因此“呢”的解读与使用也必然会受到语用上的制约。

2. 疑问句中的“呢”

疑问句中的“吗”与“呢”类似一种平行互补关系，前者用于是非问句，后者用于非是非问句。两类问句实际反映了两类不同类型的命题。

- (1) a. 你去北京吗？（是非问句）
b. 你去哪儿（呢）？（特指问句 / 非是非问句）

(1a) 是问话人单方面提出的一个命题，向听话人求证“你去北京”这一命题的真伪，问话时双方尚未就命题真伪达成共识。(1b) 是以“你去 X (某处)”这一既定命题为前提，问话人认可该命题为真，向听话人求证 X 的值。因此，针对 (1a) 除了正面回答“去 / 不去”以外，还可以回答“对 / 不对”或“是 / 不是”来判定真伪，而对 (1b) 则不能回答“对 / 不对”或“是 / 不是”，只能回答 X 是什么。

典型的非是非问句常见于下述对话。

- (2) a. 我出去一下 (*呢)。
-- b. 你去哪儿 (呢)？ (非是非问句)

(2a) 宣示一个新命题，(2b) 认可该命题为真，问对方如何实现命题 (出去)。我们看到，(2a) 这类宣示命题的句子不能加“呢”，而 (2b) 这类依附命题的句子可以加“呢”。

胡明扬 (1981) 认为“呢”的功能是“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内容中的某一点”。我们认为“注意某一点”这一功能并不源于“呢”，而是与非是非问句自身的语义和句式结构有关，但“呢”确实有“提请对方关注自己说话内容”的功能。

屈承熹 (1986) 认为“呢”表示“前后关联”，即“本句与先前所明示或隐含的意念是有关系的”。金立鑫 (1996) 认为“呢”的使用是不自由的、有条件的，必须在上文或语境的提示下才可以使用，夸大一点儿说，在所有的“呢”字疑问句的前面都隐含着“那么”，而“那么”的作用就是代替前面的句子。

我们认为，“呢”的使用条件是谈话双方事先就某一命题达成共识，说话人在此基础上提示一个与命题有关的内容来要求对方关注或回应。它既体现出说话人对命题的一种响应，同时也要求对方对自己提示的内容给予关注或回应。

“呢”依附的命题可以称为“前提命题”或“既定命题”，它可以指向某个事件，也可以指向某个判断。命题的设定可以基于客观事实，也可以基于主观假设。既可以是由说话人提出并获得对方共识的命题，也可以是由对方先提出的命题，还可以是双方共同面对的某个非语言化的场景 (场景命题)。因此命题的设定会有多种形式，不一定都要依托一个言语化的先行句子。

由于说话人看待命题的态度或立场会有所不同，可以将某个事件视为一个真实的事件命题，也可以视为一个真伪存疑的判断命题。

- (3) a. 我打算去北京。

-- b. 怎么去 (呢)?

-- c. 为什么去北京 (呢)?

(3a) 宣示了一个命题, (3b) 认可命题为真, 将其视为一个事件命题来问实现方式。

(3c) 认可或假设命题为真, 将其视为一个判断命题来问判断依据。前者求证事件的实现条件, 后者求证判断的成立条件。后者实际上也相当于一个广义的实现条件, 即判断命题是否成立的实现条件。我们看到, “呢” 一般只能用于实现条件。

说话人针对命题的情态, 可以分为对命题的响应、附和、怀疑或否定等。“呢” 多用于响应、附和或假设命题为真这一前提下的质疑, 有时甚至能以疑问形式来表示反诘, 但很少直接用于对命题的否定。因为否定意味着推翻了前提命题, 实质上另外宣示了一个新命题。

(4) a. 你穿什么衣服出去 (呢)?

b. 这么晚, 你怎么还出去 (呢)?

c. 这么晚, 你不能出去 (*呢)!

(4a) 认可“出去”为真, “穿什么衣服?” 问其实现方式。(4b) 认可或假设“出去”为真, “为什么” 问其判断依据。但 (4c) 否定“出去”的合理 (真实) 性, 实际上提出了“不能出去”这一新主张, 它不属于前提命题的实现条件, 所以不能用“呢”。

上述 (4a) (4b) 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条件从句^[1]。(4a) 将“出去”视为一个事件命题, 问在“穿什么衣服”条件下实现“出去”, (4b) 将“出去”视为一个判断命题, 问在“这么晚”条件下如何证明其合理性。这里的“呢”除了表示命题与条件之间的关联性以外, 同时提示条件来要求对方给予关注或回应。

(5) a. 理性可以细分的 (*呢)。它能分为几种呢? 理性是不是只有一种逻辑推理理性呢? (CCL^[2])

b. 外面响起一阵响亮的鞭炮声 (*呢)。雪瑛吓了一跳: “外头干什么呢?” (CCL)

c. 屈原的《天问》提出了许多的哲学问题 (*呢)。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呢? (CCL)

上述句中划直线部分宣示命题, 一般不加“呢”, 曲线部分提示实现条件, 一般要加“呢”。这里的“呢”用于响应命题, 属于必要成分, 不能随意取舍。

由于“呢”需要谈话双方对前提命题的共识, 因此很少单方面使用。假设我们在一群人中寻找一个中国人, 如果逐个询问时只能使用“吗”问“你是中国人吗? ”。这是因为谈话双方缺少命题共识, 只能由说话人单方面提出命题来向对方求证真伪。当看到某人长得像中国人或听到他讲中文时, 既可以用“吗”问句^[3], 也可以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后者是预设“对方是中国人”这一命题后进行求证, 但这时仍不会使用“呢”, 因为双方仍未建立共识。但如果与该人用中文交谈了几句后, 就可以问“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这时双方已就对方会说中文这一命题达成共识, 而“你是不是中国人呢”求证其判断依据。它反映了“你会说中文 (命题)”与“你是中国人 (实现条件)”之间的关联

性，也反映了“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会说中文”这一事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你是中国人”是“会说中文”的成立条件或原因，“呢”一般依附在条件或原因部分。

由于“呢”需要谈话双方的命题共识，因此，即使是特指问句等典型的非是非问句，如果缺少共识也不能用“呢”。

- (6) a. (听到敲门声) 谁 (呀 / *呢)?
b. (初次见面)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呀 / *呢)?
c. (被指责为骗子时) 谁是骗子 (呀 / 啊 / *呢)?! 你才是骗子呢!

(6a) 问话人与敲门人之间缺少命题共识, 不能用“呢”, 但如果问话人身边有其他人在场, 他们之间可以共享有人敲门这一场景命题, 问“这是谁呢?”或“谁敲门呢?”。

(6b) 与小朋友刚见面时不用“呢”, 但聊了几句彼此熟悉后可以用“呢”^[4]。(6c) 是针对对方“你是骗子”这一指责, “谁是骗子”否认指责, 不能加“呢”, 而“你才是骗子呢”假设“X是骗子”这一命题为真, 但指出X不是我而是你, 可以加“呢”^[5]。

在非是非问句中, 前提命题和疑问域通常融为一体来构成一个疑问句。这类句中的疑问词自然会成为信息焦点, 因此从凸显焦点的角度看, “呢”并非必要成分, 但在表示对命题的响应, 并提请对方关注或回应这一功能上, “呢”成为了必要成分。

我们看到, “吗”句也不排除会依附某个前提命题。

- (7) a. 我打算去北京。
-- b. (是) 坐飞机去吗 (/ *呢)?
-- c. (是) 一个人去吗 (/ *呢)?
-- d. (是) 去出差吗 (/ *呢)?

上述句子也以(7a)为前提, 分别质疑实现方式或目的等, 但上述“吗”句是基于前提命题而提出的另一个新的关联性真伪判断命题, 这类句子都可以加“是”而构成一个句法上的判断句。这类“吗”虽然也依附前提命题, 但并不提示其实现条件, 因此不能换成“呢”。同时也缺少对前提命题的响应语气。

3. “非疑问形式+呢”

除了非是非问句以外, “呢”也用于“非疑问形式+呢”句式。

- (8) a. 我去上海, 你呢?
b. 到六点他要还不来呢?

陆俭明(1982)认为这两类句子也是疑问句。(8a)相当于“你去不去(上海)呢?”或“你去哪儿呢?”, (8b)相当于“到六点他要还不来, 我还等不等他呢?”, 因此认为这里的“呢”也表示疑问。

从命题角度看, (8a)的命题是“去上海”, “你”是该命题的特定关联项, “呢”提示这个关联项来求证其如何参与(实现)该事件, 即求证“去/不去”或“上海/其

他城市”等选项。(8b)的命题是“等他”，“到六点他要还不来”提示了一个假设条件，问在该条件下如何实现“等他”。

下面，我们将(8a)简称为“NP呢”，将(8b)简称为“VP呢”再来分析一下。

3.1. “NP呢”

李宇明(1989)、邵敬敏(1997)认为“NP呢”可以表达甲乙两类语义，甲类问人或事物之所在，相当于“NP在哪儿?”，乙类问人或事物之所在以外的其他情况，相当于“NP怎么样?”。前者主要用于NP不在交际现场时问其所在，可以用于始发句也可以用于后续句，而后者针对的内容需要依赖先行句中反映的平行语义，只用于后续句。如：

(9) 甲类

周朴园(无意地): 二少爷呢? (=二少爷在哪儿?)

仆人: 早睡了。

(10) 乙类

仆人(急不成声): 四凤……死了……

周朴园(急): 二少爷呢? (=二少爷怎么样?)

仆人: 也……也死了。

我们认为，甲类句(9)是针对“二少爷”不在交际现场这一场景命题。“二少爷呢?”不是问在哪儿，而是问不在的原因，即“NP为什么不在(现场)”。这里的NP不是任意成分，而是常态下应该在场的特定成分，因此它不在场属于一个非预期(意外)场景。但这一场景只是表象，造成这种表象的原因会有很多，因此这类“NP呢”不是单纯地问“在哪儿”，而是问“不在”的原因。我们看到，在实际交际中，很多回答都不一定要说出“在哪儿”，只要说出不在的原因就能成立。

(11) a. (进教室看到老师不在) 老师呢? (=怎么不在 / 怎么没来 / 在哪儿)

-- 老师没来 / 病了 / 走了 / 在办公室 / ?在家。

b. (进入酒店房间看到没有床) 床呢? (=怎么没有床 / 床在哪儿)

-- 睡榻榻米 / 直接睡地板 / 床在旁边的套间里。

(12) a. (看到对方没头发) 你的头发呢? (=怎么没了 / *在哪儿)

-- 剃了 / 掉光了 / ??在理发店。

b. (找到丢失的钱包) 里面的钱呢? (=怎么没了 / *在哪儿)

-- 一定是被人偷了 / ??在小偷那儿。

c. (对方说好带儿子来) 你儿子呢? (=怎么没来 / ??在哪儿)

-- 他临时有事 / ??他在家。

(11)属于典型的“问其所在”，但(11a)不一定关心老师在哪儿，而是关心不在的原因。原因可以有很多种，“在某处”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即使说出在某处，如回答(在

家）不符合命题预期时也会不自然。（11b）对房间没有床感到意外，答句只要说出没床的原因即可。同样，（12）各句也不是问在哪儿，（12a）问头发怎么没了，这时回答“在理发店”会莫名其妙。（12b）问钱怎么不见了。回答“被人偷了”很自然，回答“在小偷那儿”则带有嘲弄口吻，不属于正面答复。（12c）问对方的儿子为什么没来，回答“他临时有事”很自然，回答“他在家”是答非所问。上述“NP呢”都是问NP不在的原因，答句不必、有时甚至无法回答在哪儿，但只要说出不在的原因就能成立。因此，我们认为“问其所在”只是一个使用概率高的凸显语义，并非唯一的语义取向。“NP呢”实质是针对某一特定场景命题（NP不在现场）问其背景原因。

乙类句（10）的“NP呢”是针对“四凤死了”这一命题，“二少爷”是命题的特定关联项。这个句子也不是问“怎么样”，而是问“二少爷”在“死”这一命题上的相应状态，即“死/没死”，因此这时候不能问仆人“你呢？”或“你怎么样？”。但如果换做“受伤”一类的命题的话，除了问“二少爷呢？”，也可以顺便问一下仆人“你呢？”^[6]。所以，这个“NP呢”也不是单纯地问“NP怎么样？”，而是问某个命题的特定关联项参与该命题的相应状态。

我们看到，甲类句和乙类句共同之处是，谈话双方都对前提命题享有共识，说话人提示关联项NP来向对方进行求证。甲类句求证NP处于该状态的成因，乙类句求证NP参与命题的相应状态。两类句子都可以理解为针对前提命题来问其成立或实现的条件。“呢”在这里除了表示命题与条件之间的联系以外，还具有完句作用，将原本不独立的名词短语转为条件从句。

3.2. “VP呢”

（8b）这类“VP呢”也提示命题的实现条件。这个条件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定条件，它在时间上一般与命题事件同步，另一类是假定条件，属于虚拟的非实时条件。不论确定还是假定，一般都与命题保持某种顺应性（即认可或假设命题为真），不直接否定或推翻命题。

- （13） a. 我去买东西。
-- b. 外面下（着）雨呢。 -- c. 外面下雨了（*呢）。
-- d. 天气冷着呢。 -- e. 天气很冷（*呢）。
-- f. 商店没开门呢。 -- g. 商店不开门（*呢）。

（13b）（13d）（13f）表示确定条件，相当于问对方在“下雨/冷/没开门”等条件下如何“买东西”。“呢”句提示的条件一般是命题宣示时已经出现且还在持续的实时状态。这些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与命题之间保持了顺预期性，相当于对方已知、或在常识上可预期的状态，一般不会直接推翻命题的可行性。

表示确定条件时，含有（13c）“了”，（13e）“很”，（13g）“不”的句子一般不能加“呢”。原因在于（13c）“了”表示非预期性变化，（13e）“很”和（13g）“不”表示恒常

性状态,不属于特定事件的实时状态。我们看到,“呢”主要用于某个特定命题的实时性条件,它一般与命题同步、或先期发生后延续到命题时点,而恒常条件或非预期性变化不属于这种条件,尤其当这些条件有可能推翻命题时,一般不能加“呢”。

不过,如果“了、很、不”用于特定的假定条件时,可以加“呢”。

- (14) a. 我去买东西。
 -- b. 如果外面下雨了呢?
 -- c. 要是天气很冷呢?
 -- d. 假如商店不开门呢?

上述句子表示虚拟条件,它并不推翻命题的可行性,因此可以或必须使用“呢”。这类条件不论原句是否为完句,加“呢”后也都成为条件从句。

我们认为,上述“NP呢”和“VP呢”都属于广义上的条件从句,分别从不同角度来质询前提命题的实现条件。这些“呢”句在一般语境下认可命题为真,与命题之间保持了某种顺应(顺预期)语气。这种语气在实际交际中可以获得多种解读,如解读为对命题的响应或附和、以及委婉或商榷语气等。

上述句中的“呢”是否属于疑问词取决于疑问词的定义。“呢”的使用不限于疑问句,但在提请对方关注并要求回应这一点上,部分地承担了疑问词的功能。

- (15) a. 我去上海,你呢?
 b. 我呢,去上海,你呢,去北京。

- (16) a. 到六点他要还不来呢?
 b. 到六点他要还不来呢,你就别等了。

一般认为上述 a 类句“呢”表示疑问, b 类句“呢”表示停顿,但我们认为这两类“呢”都表示提示。不同的是: a 类句提示后要求对方来回答,而 b 类句提示后由自己来回答^[7]。前者在要求对方回答时相当于疑问词,后者虽然是自己回答,但仍要求对方给予关注。因此,我们认为“呢”的基本功能是表示提示,而提示的目的是希望对方关注或回应,这与疑问词的功能会有部分重合,但不完全等于疑问词。

3.3. “(话题)呢”

金立鑫(1996)和邵敬敏(1997)提到“呢”用于提示话题。我们认为“呢”不能提示独立的初始话题,只能依附某个前提命题来提示其“次话题”,包括次级话题、次生话题以及对比话题等。这类次话题反映了前提命题的不同侧面,实质上也属于前提命题的实现条件或场域。

- (17) a. 我看了一本书,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 (CCL)

- b. 热起来，简直像烧得太热的暖气，让你无所适从；冷起来呢，又像是一大块冰陀，拿也拿不了，捧也捧不住，让你从里到外冒凉气。（谌容：梦中的河）
- c. 刘老师呢，路经北京，他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呢，欧洲很多的这个心理科医生，都在很认真地倾听刘老师这种观念，而刘老师的观念呢，居然来自于清末明初的，在东北的一个农民开悟，所以呢，今天有这样一个机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刘老师所感悟到的东西。（CCL）

（17a）的命题是判断“我是神还是人”。“事实（呢）”是相对于“一本书”的对比话题，也是“我失败过多次”的实现场域。（17b）的命题涉及天气状态，“冷起来”是“热起来”的对比项，也是该命题的实现场域。（17c）的“呢”围绕“刘老师”这一话题依次提示了不同场域，属于次生话题。同样，句首的“刘老师呢”也不是初始话题，而是上文曾经交代过的特定对象，也属于次话题。

在实际交际中，有时会频繁地使用“呢”来提示施事、与事、时间、场所以及工具或方式等来逐次地框定命题的实现范围或场域。这些都是**在双方的命题共识下进行的**，一旦缺少共识就不能用“呢”。

- （18）a. 今天（呢），在这儿（呢），我（呢）想跟大家（呢）谈一谈（呢）个人的感想（*呢）。
- b. 对不起，我（*呢）想跟您（*呢）打听一下（*呢）去车站怎么走（*呢）？
- c. 对不起，刚才（呢），我（呢）是想跟您（呢）打听一下（呢）去车站怎么走（？呢^[8]）。

（18a）谈话双方共享一个言语化或非言语化的既定命题（如讲演等），说话人不停地用“呢”来框定范围或场域，逐步导入命题核心。（18b）用于单方面向陌生人问路时，一般不加“呢”，但（18c）针对自己刚才的问路行为进行事后解释时，由于双方已享有命题共识，可以加“呢”。

如果在一个句群里插入“呢”，我们看到它一般要插到广义的状语成分^[9]后面。

- （19）那天（呢），我（呢）在街上（呢）叫了辆出租车（呢）去看一个朋友（*呢）。在车上（呢），我（呢）和司机（呢）随意聊了几句（？呢）。那司机（呢）突然对我说（？呢）：“我（*呢）见过你（*呢），你（*呢）是许立字的朋友（*呢）。”（王朔文集）

上述能插入“呢”的分别是施事（我、那司机）、与事（司机）、时间处所（那天、在街上、车上）和行为方式（叫了辆出租车）等广义的状语成分后，而核心 VP 相当于命题核心部分，不能加“呢”。同样，命题内嵌成分（引用部分等）也不属于状语成分，不能加“呢”。可以加“呢”的部分作为广义的条件状语，分别从不同角度来提示命题实现条件或场域，插入“呢”使各成分之间前后呼应，并引导对方逐步进入命题核心。

4. 叙事句中的“呢”

4.1 背景与原因

表示叙事的复句或句群之间出现的“呢”主要用于对命题的补充说明。在句式分布上，多用于后附说明，但也能用于前置说明。这些“呢”句的说明范围很广，可以是对命题的补充或注解，也可以是命题的实现方式、呈现状态或原因及依据等。

(20) a. 他会说汉语（*呢）^[10]，听说还在北京留过学呢。

b. 这个房间很大（*呢），有 50 多平米呢。

c. 她已经走了（*呢），还给你留了一封信呢。

(20a) “他会说汉语”用于宣示命题时不能加“呢”。“在北大留过学”是补充，也是判断依据，可以加“呢”。这里的“呢”除了表示前后关联，也提供依据来证明命题的真实性。(20b) “这个房间很大”是判断，“有 50 多平米”是补充，也是依据。(20c) “她已经走了”宣示命题，“还给你留了一封信”是补充，也是实现方式（说明如何走的）。

方梅（2008）认为“呢”句属于一种背景化陈述，在句法上相当于一个依附小句。依附小句具有在句法上不能自足，表现为时和语气成分受限制，主语所指依赖于其他小句，不能独立进入篇章等特征等。

我们基本同意这一看法，同时认为“呢”句作为依附小句，依附的是获得双方共识的某个既定命题，其功能是提示该命题的实现条件。其中，命题宣示相当于前景，“呢”句相当于背景。在叙事句中，背景主要体现为因果关系中的原因、论证推理中的论据、以及主从关系中的从句部分等。如果将命题视为因果关系中的“果”（表示宣示、判断或主张）时，“呢”句一般表示“因”（成因、方式或依据等）。例如，(20a) 表示判断，在因果关系上可以解释为“因为留过学（呢）所以会汉语”，而不是“因为会汉语（*呢）所以留过学”。同样，(20b) 表示“因为有 50 多平米（呢）所以很大”，而不是“因为很大（*呢）所以有 50 多平米”。(20c) 说明事件的实现方式，表示“以留了一封信的方式走了”，而不是“以走的方式留了一封信”。

需要说明的是，前景和背景只是视角不同，与陈述重点无关。在实际交际中，背景也会成为陈述重点，实际上“呢”正是要凸显某一背景来引起对方关注。陈述句中的“呢”句也主要从原因、方式等背景来对前提命题进行补充或铺垫性说明。

(21) a.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扣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在办公室我还戴套袖呢。”（王朔文集）

b. 这时大门外突然传来“咚咚”的打门声，接着长栓跑进来，激动道：“太太来了，后面还跟着好多辆车呢！”（CCL）

c.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王朔文集）

(21a) “本来就是小职员”是宣示，“在办公室还戴套袖”是依据，也是“小职员”的体现方式。(21b) “太太来了”是判断，“后面还跟着好多辆车”是依据，也是实现方式。(21c) “不别扭”是主张，“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是依据。

除了后附性补充外，“呢”也用于前置性铺垫。

(22) a. 余司令说：“弟兄们，冷麻子要是敢耍弄咱，我就去把他脑袋揪下来！天还没晌呢，咱再等一会，等到过了晌午头，汽车还不来，咱就直奔谭家洼，跟冷麻子算帐。（莫言：红高粱）

b. 他对葡萄说：“上我那儿去哭吧，啊？”葡萄擦干眼泪，跟上少勇往里走。里头深着呢，是个老军阀的宅子，少勇告诉她。（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22a) 主张“再等一会”，原因是“天没亮呢”。(22b) 宣示“是老军阀的宅子”，依据是“里头深着呢”。“呢”部分作为前置性铺垫，从语义看依然表示原因或依据，且在语序上也可以转为后置性说明。

“呢”插入到某个句中时，会使该部分转为状语从句来表示实现方式或条件。下述例子引自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我们看到，能插入“呢”的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

(23) a. 他一边说着话（呢），一边收拾工具（*呢）。

b. 说着说着（呢）不觉到了门口了（*呢）。

c. 要是看见汉英词典（呢），替我买一本（*呢）。

d. 研究得越细致、讨论得越深入（呢），问题也就解决得越好（*呢）。

上述句子作为独立的整句使用时，表示一个完整的事件陈述，句尾不能加“呢”。一旦句中插入了“呢”，就会将前后句构建为主从关系（条件与行为）句式。(23a) “一边VP”和(23b)的“VP着”表示后句行为的实现方式。(23c)(23d)表示后句的假设条件。

“呢”使前后句之间形成一种更为明确的“实现条件”与“事件命题”之间的关系。

4.2. 提醒与强调

一些先行研究将“呢”的功能解释为“提醒”，但表示提醒时，“呢”也只用于背景原因，表示警告（相当于宣示紧急情况）或主张的部分不能加“呢”。

(24) a. 狼来了（*呢）！

b. 哎，小心汽车（*呢）！

c. 别跑（*呢）！小心摔着（*呢）。

(25) (听到有人唱歌)

a. 别唱了（*呢）！ / 小声点儿（*呢）！孩子睡觉呢。

b. 孩子睡觉呢，别唱了（*呢）！ / 小声点儿（*呢）！

(26) 把电视的声音弄小点儿, 你爸爸接电话呢。”(湛容:梦中的河)

(24) 表示警告时不能加“呢”。(25) “别唱了 / 小声点儿”表示主张, 也不能加“呢”, 但表示原因的“孩子睡觉”可以加“呢”。(26) “把电视的声音弄小点儿”是主张, “你爸爸接电话”是原因。主张与原因的语序可以互换, 但“呢”始终依附原因部分。因此说“呢”表示提醒是一种笼统含混的提法, 实际上“呢”只能用于提示背景原因。

有些“呢”句看似表示主张或宣示, 实际上仍是背景说明,

(27) 这个假期你(打算)去旅游吗?

- a. 去(??呢), 我想去东北转转呢。
- b. 不去(*呢), 我得回老家呢。
- c. 我想好好儿在家歇两天呢。
- d. 我才不去呢, 到处都是人(*呢)。

(27a)(27b)的主张部分一般不加“呢”, 原因部分“我想去东北转转 / 我得回老家”可以加“呢”, (27c)属于间接否定, 是借助原因的说明来进行的。同样, (27d)的“我才不去呢”也不是主张。“才……呢”这类句式如同前面(6c)提到的, 一般是在假设命题为真的前提下对参与项进行选择, 相当于说“要去(旅游)你(或别人)去, 我是不会去的”这种语义, 本质上仍是背景说明。后续“到处都是人”表示“我才不去”的原因, 但不能加“呢”, 因为“呢”表示实时条件。(27a)(27b)(27c)的“呢”属于做出“不去”这一决定的实时条件, 句中“想、得”等属于必要成分, 而“到处都是人”是将来旅游时可能出现的非实时条件, 不能加“呢”^[11]。

“呢”句针对命题表示肯定性答复还是否定性答复, 也取决于语用上的解读。

(28a) a. 你看, 他睡着觉突然笑出了声。

- b. 做梦呢。
- c. 他说想买张彩票中个百万大奖。
- d. 做梦呢。

上述“做梦呢”都表示实现条件或原因, (28b)对命题没有否定定义, (28d)有否定定义, 但这种语义差异主要取决于语用条件, “呢”句本身并不直接表示否定。

(29) a. 我今天跟他拼了。

- b. 何必呢。(→ 不必吧(/ *呢) / 没必要*呢)
- c. 连份报告都写不出来, 还大学生呢。(→ 不配是大学生*呢)

上述“何必呢”和“还 NP 呢”等用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认为表示否定。但实际上(29b)“何必呢”是问“是否有必要”来表示反诘, 相当于假设命题为真来质询其依据, 而(29c)是质询“写不出报告”(命题)与“是大学生”(条件)之间的合理性。这两个句子也不属于直接否定, 因此换成直接否定句时都不能加“呢”。“何必呢”和“还 NP 呢”作为一种惯用句式经常用于否定定义, 但其本源仍是针对某个命题来质疑其条件或依据。

由于“呢”表示背景原因，因此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陈述条件时，其条件也自然为真，因而会伴有某种客观性叙实语气。

(30) a. “你算了吧，别弄得自己多愁善感的。你可以了，还觉得没占够上风？我都叫你弄成什么了？我干什么了究竟？多说了一句没有？我的冤情还没处诉呢！”（王朔文集）

b. “还他妈丈夫呢，还他妈爱我呢，连狗都不如。”她在一边骂骂咧咧地骂开了，“狗还知道主人唤一声就跑过来呢。”（王朔文集）

(30a) 申诉自己冤枉，“我的冤情还没处诉呢！”陈述客观实情。(30b)的“还他妈丈夫呢，还他妈爱我呢”陈述双方共享的既往事实，以此主张对方“狗都不如（不忠实）”。而“狗还知道主人唤一声就跑过来呢（实现条件）”是以常识为依据来证实这一主张。

上述“呢”句通过事实陈述来佐证命题真实性，伴有某种客观性叙实语气。以往的研究将其解释为对事实的强调或夸张。但(30b)“还他妈爱我呢”和“连狗都不如(*呢)”孰为强调或夸张很难判定，但“呢”只用于原因或依据。因此，表示强调和夸张也不是“呢”的本质功能，而是一种伴生功能。

背景相对于命题具有一种依附关系。命题表示宣示、主张、判断或结论，背景表示条件、场域或依据、原因等。体现在因果关系上，“呢”相当于“因”，命题相当于“果”。

“因”依附于“果”，所以“呢”依附于命题，并与命题之间形成相互关联的语用效应。

5. 表示持续的“呢”

5.1. 持续

朱德熙(1982)认为“呢”的用法之一是表示持续。我们认为，由于“呢”不能脱离命题而独立使用，因此不是一个纯粹的体标记。实际上“呢”可以与“正、在、着”等共现，且伴有额外的附加语气。

(31) a. 月亮围着地球转(*呢)。

b. 天上飞着一只老鹰(*呢)。

c. 丈夫在北京工作(*呢)，妻子在上海工作(*呢)。

上述句子单独出现时都不能加“呢”，只有用于背景时才加“呢”。

(32) a. 地球围着太阳转时，月亮围着地球转呢。

b. 你看，天上飞着一群鸽子，还飞着一只老鹰呢。

c. 丈夫退休回到了北京，妻子还在上海工作呢。

根据认知语法的观点，前景和背景是相对的，动态与静态相比，动态更容易成为前景。前景宣示命题，同时也确立了命题的语义框架或场域。(32a)“地球围着太阳转”宣

示命题,“月亮围着地球转”是补充,也是背景。同样,(32b)“天上飞着一群鸽子”是前景,“老鹰”是背景,(32c)“丈夫回北京”是前景,“妻子还在上海”是背景。

有些“呢”句看似独立使用,实际也针对某一前提命题(包括场景命题)。

- (33) a. (去拜访某人)你看,他房间的灯亮着呢。
 b. (衣服淋湿状态下进门)外面下(着)雨呢。
 c. 你怎么一身汗呀(/?呢)?
 -- d. 正收拾厨房呢。

(33a)“灯亮着呢”是针对找人这一命题的说明。(33b)是对自己衣服被淋湿的说明,(33c)是特指问句,但表示惊讶(相当于单方面宣示)时反而不用“呢”,(33d)说明“一身汗”的原因。上述“呢”以往一般解释为持续,但实际上都表示背景原因,且在语义上也不独立,对前提命题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方梅(2016)认为“呢”的持续意义不属于事件表达层面的体范畴,而是一种浮现意义,浮现意义的解读来自言者提醒当前状态这一功能。任鹰(2017)认为背景的事态作为前景事态的伴随状态,一般具有持续的状态特征。

我们基本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呢”表示持续是源于对命题的背景说明。前面提到,背景在时间上一般与命题同步、或先期发生后持续到命题时点。因此相对于前景,背景往往具有静态性,而这种静态性通常是通过行为或状态的持续来体现的。

- (34) a. 屋里已暗下来,从窗子看出去,外面窑院里点了灯笼,又开什么会呢。(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b. “她好点么?”贾玲小声问,踮脚从门缝往里望。“躺着呢。进来坐吧。”我用脚后跟磕开门。贾玲明显犹豫了一下,抬腿进门:“我看看她。”(王朔文集)
 c. 怎么这么安静?
 -- d. 孩子们在睡午觉呢?

(34a)看到“窑洞点了灯笼”这一场景,“开什么会呢”是背景说明。“点灯笼”和“开会”之间虽然从判断逻辑上可以推理为“因为(看到)点灯笼(*呢),所以(知道)是在开会(呢)”,但在事理逻辑上仍是“因为开会(呢),所以点灯笼(*呢)”。“点灯笼”是表象,“开会”是原因。(34b)的命题是她身体如何,“躺着呢”表示其现时状态。(34d)说明安静的原因,如果表示持续,可以由“在”来实现,但这里的“呢”并不能缺省,因为要说明安静的原因。上述“呢”都不是纯粹的体标记,有时去掉“呢”不一定造成体范畴的语义缺失,但会失去前后的语义联系。

在实际交际中,以什么为前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前景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可以是非言语化场景。

- (35) a. 你看什么呢?
 -- b. 我看小说呢。

-- c. 我没看什么（*呢）。

(36) a. 你最近忙什么呢？

-- b. 写论文呢。

(37) a. (看到对方看书) 看小说呢？

b. (看到对方写作) 又写论文呢？

(35a) 是针对对方似乎在干什么这一场景，“我看小说呢”说明原因。(35c) 否认命题，不能加“呢”。(36a) 预设对方很忙，相当于问“你最近好像很忙，在忙什么呢？”。这种预设可以基于客观事实，也可以基于主观猜测。针对上述场景，也可以用(37)这种提示原因(答案)的方式来询问对方，从而更直接地来求证其原因。

(38) a. 小李呢？

-- b. 他在图书馆呢。

-- c. 他没来。

-- d. 他(还)没来呢。

(38a) 问小李不在的原因。“在图书馆呢”说明原因，同时暗示在图书馆也许能找到小李。(38c) 不带“呢”时是消极回应，对能否找到小李不置可否，而(38d) 加“呢”后变成积极回应，暗示再等一会儿也许能见到小李。由于“呢”不直接否定命题，伴有某种探询、商榷或期待对方回应等语气，因此会被解读为委婉，但委婉也属于伴生功能。

上述“呢”的功能一般被解释为持续，但实际上都是针对前提命题来说明原因的，其功能显然超出了体范畴。

5.2. 未变化

除了“持续”外，静态性状态也会体现为“未变化”。我们看到“呢”常用于“还 VP 呢”或“还没/不 VP 呢”等形式。

(39) a. 这儿都夏天了，他们那儿还是冬天呢。

b. 都 10 点了，他还没吃晚饭呢。

c. 长栓一愣，犹豫道：“二爷，您不会去榆次给何家少奶奶道喜吧？人家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现在就去道喜未免太早了点儿！”（朱秀海：乔家大院）

d. 他诚恳地说：“你别担心，河底村是个好地方。老百姓特好，不会欺负人的。”她的脸红了，“我怕那儿没有招待所，”她小声说。“放心，”瞧她脸都红了，她准还没有结婚呢。（张承志：北方的河）

上述各句的“还(没) VP”都表示未变化，即原有的状态仍在持续。这类“呢”与副词“还”之间具有很高的适配性。根据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解释，“还”的用法之一是表示“持续不变”或“不因有某种情况而改变”。上述“呢”表示的也正是这种“持续不变”或“不因有某种情况而改变”的状态。不过，“呢”本身不借助“还”也能表示未变化。

(40) a. 吃晚饭了吗?

-- b. 没吃*呢。(= 不再吃晚饭)

-- c. 没吃呢。(= 过一会儿再吃)

-- d. 还没吃(呢)。(= 过一会儿再吃)

针对命题“吃晚饭”，(40b)表示不吃晚饭时属于否定，不能加“呢”。(40c)加“呢”表示“过一会儿再吃”，属于未变化(未实现)，也相当于晚饭的实现方式。(40d)加“还”后也表示未变化。

“未变化”也是一种静态性状态，但与“持续”不同，未变化表示尚未达到某个变化点，因此意味着已经或将会出现某个变化点。变化点可以是旧事态的截止点，也可以是新事态的起始点，“呢”句表示变化点之前的原有状态未变化。

(41) a. 前天还好好儿的呢，昨天就病倒了。

b. 明天这会儿，我还到不了家呢。

c. 50 亿年前，地球还没诞生呢。

d. 离终点还有 5 公里呢。

e. 离终点还不到 5 公里呢。

(41a)“病倒了”是变化点，在此之前是“好好儿的”，(41b)表示“明天这会儿”还未抵达“家”这一截止点。(41c)表示地球处于“诞生”这一起始点之前。(41d)的变化点是“终点”，表示路还远，而(41e)表示离终点不太远。这两个句子都表示未变化，但命题的设定有所不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语意取向。上述“还(没)VP呢”都表示未变化，即尚未到达某个已然、已知或可预见的变化点。这些“呢”句也属于背景说明，很少单独成句。

“未变化”与“持续”语义相近，我们甚至可以将“呢”的功能归纳为“持续未变”。但这样一来，“呢”不仅包括肯定式“(还)VP呢”，也要包括否定式“还没/不VP呢”，这些“呢”是否都能纳入体范畴，在界定上也会遇到困难。

典型的体标记“在”既可以用于前景，也可以用于背景，表示前景时可以独立成句，加“呢”后成为背景，一般要依附命题。相反，“着”主要用于背景，很少单独成句。加“呢”后的“VP着呢”在句法上可以完句，但在语义上仍要依附命题。

由于“(还)VP着呢”表示未变化，因此寓意着要有一个变化点，否则也不成立。如可以说“(还)活着呢(=没死)”，意味着“死”这一变化点未出现，但不能说“(还)死着呢(=没活)”，因为死后不会再活。相反，“(还)睡着呢(=没醒)”和“(还)醒着呢(=没睡)”都能说，因为都有变化点。同样，一般语境下“树(还)倒着呢”不自然，因为难以确认其变化点，但“椅子(还)倒着呢(=没扶起来)”可以说，因为容易确认其变化点。

6. 结语

“呢”是一个功能泛化的情态标记，很难用几条简洁的规则来说清。不过“呢”的使用规则也并不像某些论文分析得那样繁琐。功能的泛化与多样性应用场景有关，但在多样性场景中，“呢”仍然保持了其基本功能，并非杂乱无章。

一般地说，“呢”句基于谈话双方对某一命题的共识来提示该命题的实现条件或判断条件，相当于一种广义上的条件从句。“呢”既反映命题与条件之间的关联性，同时提示条件来引起对方的关注和回应。由于“呢”要依附命题，因此不能单用，也不能用于新命题的宣示或主张。

“呢”基于谈话双方的命题共识，通常与命题之间保持一种顺应性，不会直接推翻或否定命题。由于“呢”基于命题共识来提示或说明背景条件，因此表示陈述时，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使“呢”伴有一种客观性叙实语气，有时会引申为对事实的强调或夸张。同时，“呢”一般顺应命题，有时会解读为表示附和或委婉的语气。不过，这些都不是“呢”的本质性功能，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形成的伴生性功能。

由于“呢”表示的背景具有持续未变的静态特征，因而衍生出表示持续的解读，但“呢”不能脱离前提命题而独立使用，因此不是一个纯粹的体标记。

以上是“呢”的基本功能及其使用条件，虽然并非满足上述所有条件才能使用“呢”，但能满足越多的条件，越能提高其适配性。在实际交际中，非是非问句能满足大多数条件，所以适配性最高，这也是“呢”被解释为疑问词的重要原因。不过，当缺少前提命题时，即使最典型的特指问句也不能加“呢”，所以“呢”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疑问词。

附注

- [1] 这里的“条件从句”有别于句法上有标的条件状语从句，属于语义或语用上的功能概念。
- [2] CCL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本文所引例句除标明出处的以外，为笔者所做。
- [3] 这时也可以问“你是中国人吧”，相当于单方面提出一个命题来征求对方的认同。
- [4] 它体现的是：既然我们彼此熟悉了，那我应该知道你的名字（彼此熟悉这一命题的实现条件）。
- [5] 如果认可“X是骗子”命题为真时，可以问“谁是骗子呢？”，但语义上会有改变。
- [6] 这时表示仆人当时也在现场，也属于命题事件的一个特定关联项。
- [7] “呢”经常用于自问自答，也属于提示问题后由自己来回答。它相当于设定了“另一个自己”来作为谈话的对方。
- [8] 当以整句的形式来针对前提命题（为什么问路）进行说明时，句尾也可以加“呢”。
- [9] 从动词角度看，主宾语和时间场所以及工具等都属于动词论元，可以视为广义的状语成分，即修饰谓词的成分。

[10] “他会说汉语”如果是针对某一前提命题进行说明时可以加“呢”，但用于命题宣示时不能加。

[11] 如果问现在能否出门时，可以说“外面到处都是人呢”来表示实时条件。

参考文献

方 梅 2008 由背景化触发的两种句法结构,《中国语文》第 4 期。

方 梅 2016 再说“呢”——从互动角度看语气词的性质与功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八),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 1981 北京话的语气词和叹词,《中国语文》第 5、6 期。

金立鑫 1996 关于疑问句中的“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李宇明 1989 “NP 呢”句式的理解,《汉语学习》第 3 期。

陆俭明 1982 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中国语文》第 6 期。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屈承熹 1986 语用学与汉语教学——句尾虚字“呢”跟“嚯”的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三期。

任 鹰 2017 语气词“呢”的功能及来源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邵敬敏 1997 “非疑问形式+呢”疑问句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十九辑,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王亚新 yaxin@toyo.jp)

The Pragmatic Condi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Modal Particle “Ne (呢)”

WANG Yaxin

Abstract: The modal particle “ne (呢)”, is based on the consensus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on a particular proposition, is indicating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rel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o request the hearer's attention. The function of “ne” is to expres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proposition and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ask the listener to pay attention or response. The “ne” sentence is generally used to indicate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the proposition, it is rarely used for directly negate the proposition. The condition expressed by “ne” is static, so it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a continuity marker, but it cannot be used independently, so it is not a pure aspect marker.

Key words: modal particle “ne (呢)”; proposition; condition;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continuity aspect marker